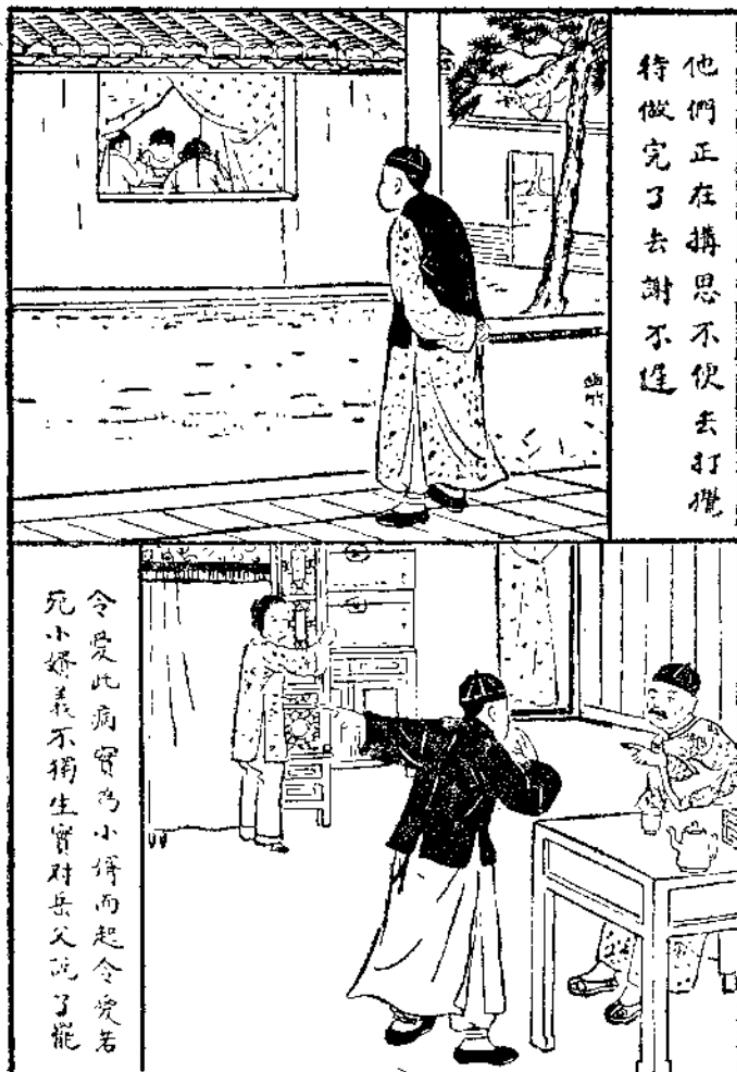


吉星雙野

吉
星

——回目第三——心琴劍骨

他們正在構思不使去打獵
特做完去謝不遲



令愛此病實為小婢而起令愛若死小婢義不獨生實對岳父說了罷

——回五六第——

心骨劍琴

竟奔漫河而來遠遠望見一輛車子車後一匹馬騎着一個尼姑



朱明身邊拔出宝刀一手揪住沙彌胸脯喝道但嚷一声便吃一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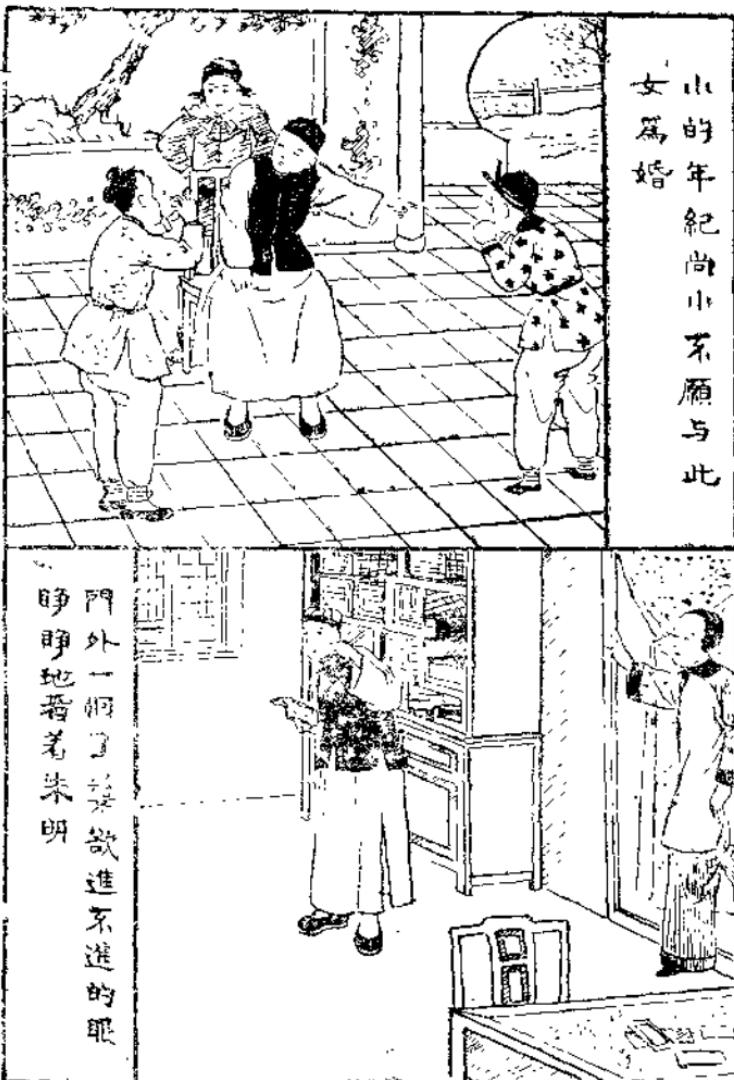


——心琴骨劍——



——平堯第一——心琴骨劍——

山的年紀尚小不願與此女爲婚



門外一回了妻故進不進的眼
睜睜地看著朱明

第四十回 滅門令尹暗使殺人心 待字閨媛重染想思病

心
琴
骨
劍

馬年看過來。回說是月色中天。霜華滿地。不知是甚時候。如居道。今日該是二十二了。天亮月直。霜降五更。其將明矣。你可去睡一睡罷。馬年道。老爺說這幾句話。又瀉了兩回。老奴若睡。何人扶持。正說不了。聽差已來叩門。說老爺在外問候。要同官醫進來診脈。如居令馬年回了縣官。領官醫進診。如居道。我神氣疲乏。先生用藥。須以養氣爲主。官醫道。老人人神氣雖虛。停滯未盡。若忽用補劑。則關門捉賊。必貽後患。須再用一服利中之劑。後加溫補。方邀萬全。如居唯唯。俟官醫出去。密囑馬年道。我正氣虛憊已極。若再用消導。是速之死矣。朱老爺常說。不藥爲中擣。你可收拾些的稀飯。待我呷一兩口。候藥送進。你便悄悄僂掉了罷。

馬年見藥不效。便遵命而行。向廚下取米煮粥。廚夫說有熟現成的。馬年遞上。如居勉強呷了半碗。覺道肚中頗不受用。暗忖果是積滯未清。故此作脹。那知肚中連連絞痛。頃刻又瀉了六七次。登時肚腹發脹。氣喘頭眩。不覺長歎一聲道。不意我竟畢命于此。平日之念。付之流水矣。冠伐亦瀉。補益亦瀉。此天數也。只可惜朱明書信未寄。受託不終。死難瞑目耳。馬年爬在牀前。淚如雨下。說朱老爺書信。都在老奴身上。但家中夫人公子。如何過活。老爺有甚囑咐。也該說一兩句。如居道。夫人賢達。公子樸實。自能困守清貧。如有緩急。周空冀朱明秦負圖江一鵠四位老爺。可以相倚。餘人俱不可干済。還有一句話是要緊的。須與公子夫人說知。窮死是要讀書。餓死是不可改操的。此外別無囑咐。馬年泣涕受命。如居斷了藥餌。安心待盡。馬年守到傍晚的時候。正要出去上火。忽見暗光中

有一人突入。馬年定睛看時。却是池紹甲家的老蒼頭。連連搖手。附耳低聲。慌慌張張的。向馬年說了幾句。馬年驚疑不定。悄悄述與如居。如居猛吃一驚。沉吟一會。掙扎起來。那老蒼頭先到外邊探望。恰好靜悄悄的別無一人。覆身進來。同着馬年。擁抱着如居。同到後門口。扶入一乘暖轎。下了帘幔。轎夫如飛擡起。馬年收拾行李。蒼頭引導。隨後趕上。至河邊下了一隻快船。四個後生。搖着兩枝櫓兒。飛也似的出了水關。到塘河裏來。如居勞動了一會。喘息不休。船中熬起稀飯。老蒼頭送上。呷了幾口。覺得有味。竟把一椀稠粥都吃完了。漸漸鼻息有聲。沉沉睡去。馬年歡喜異常。蹲在船內屏息而待。如居一聽醒轉。還要稀飯。馬年慌又遞上一椀。如居吃過。催令二人出睡。說道。這夜裏竟未解手。精神亦覺少長。池夫人之言不謬矣。因問蒼頭。縣官用計害我。你主母何由而知。朱

老爺家眷。果否避往江西。我與你莫非錯走了路頭。你可備細說與我聽。

老管家道。前日老主母見老爺的名帖。因家主出外。無人陪侍。叫人到鄉間去請一族姪。往返擔擋了兩日。纔叫老奴進來請老爺。不料正被捕役鎖拿。老奴不知路頭。忙趕回去報知老主母。卽着人到縣中打聽。後來又逐日差人到寺中探聽。昨日一早。就吩咐小人預備船隻。說縣裏老爺。心腸極險。手段極辣。老爺好好的。因何忽有此急驟重症。必是他怕着按院。虛罪情急。爲此狠惡之計。買囑官醫廚役。就那病餌飲食之內。下些大黃巴豆。衝牆倒壁之物。以致如此。這解家轎夫。俱是本宅莊僕。老奴在寺。候了半日。無隙可乘。直至向晚。纔得捉那空兒。請老爺下船。湊巧並沒一人撞破。這是老爺的洪福。昨晚那粥。熬有人參在內。說老爺久瀉氣虛。必須培養元氣。至朱相公家眷躲避何處。老主母實不知道。因六月裏邊。

江西林小姐差人來過。說朱相公病在他家。九死一生。虧他家一個丁醫好。進京去了。後來朱老夫人合家潛避。隔晚那一日。又是林家差人前來問候。故疑心朱相公家眷。是往江西去了。這些情節。因老主母與朱太夫人相厚。故知道他家的事。從未向下人們說。因恐老爺要問。纔細細吩咐小人的。如居歎一聲道。人心之險。一至於此。我所夢賴不到。怪是服藥進膳。呷湯飲酒。俱增病勢。其用巴豆罪藥無疑。若非你老主母有先見之明。成事之智。我這性命。豈不生生的送在他手裏。可惜便宜了這奸徒。我若掙札得動。告訴了合城官員。便與他千休不得。嗆頭道。老主母也曾說過。這縣裏腳力極大。詭詐多端。一計不成。又恐施別計。他雖用毒藥。却無實據。所使之人。必抵死不承。老爺病驅。豈可再着氣惱。再費精神。莫若見到江西。完老爺的正事爲妥。如居點頭道。此真至言也。只是朱

老爺的家眷。爲何事竄避遠方。我往各處打探。何以俱有驚畏之狀。你前日怎樣也那等慌張。着頭道。那年西湖昭慶寺中失火。燒死了無數僧人。朱相公正在湖上遊玩。曾救來許多婦女。有一個姓尤的。將妹子許給朱相公做妾。他那邊有個太監的姪兒。與姓尤的作對。竟說是朱相公同他兩人放的火。六月裏邊。這事發作起來。察院差人拿捉。虧得不在家中。把他一個老家人下了監。又來捉拿家屬。却驚動了許多相好親友。遞公呈。具保狀。說放火之事。並無證據。又無原告。何至連及家屬。又虧了吉瑞王士俊兩位相公。家中出錢打點。把這事纔緩了下去。到了七月盡邊。有一個和尚。叫做悟凡。與這察院相好。做了原告。察院出工鑑。要拿了朱大相公。過了許久。忽京裏下文書。說朱相公直言敢諫。很能替皇家做事。把御史他做。察院又怕起來。立刻把這件事取消了。連家人都放出了監。才

發悟凡回去。悟凡也把這事拋了。誰知到了九月初頭。察院得了京中消息。朱相公逃亡遼東。重又捉拿家屬。虧得朱家合門。于半月前已經逃避。沒會拿着。隨後悟凡又弄了國師的書札來。逼着察院令縣裏老爺出錢出票。着落親族鄰里要人。不知干連許多人家。費了若干錢鈔。還當官立了口結。纔得無事。悟凡不肯干休。逐日叫人察訪。又假冒朱相公。在外結識的朋友來寄信拜望。蹣跚他家眷下落。山西縣裏。但是與朱家沾親帶故的。沒一家不被他嫌惱透了。虧得朱家外避。本沒二人知道。所以還沒甚大事。前日老爺來問。老奴只認是察訪的人。故可得罪。直到老主母見了名帖。說是家爺相與。纔知道真是朱相公的朋友。那些人家不敢待認。也就是這個緣故哩。如居恍然大悟道。原來如此。這督學直怎地翻覆。真小人之尤也。你只送我到北新關便可回去。替我多多致謝太夫人。說我如居感

激救命之恩。銘心刻骨便了。蒼頭道。老主母吩咐。送老爺到江西。怎敢便回。如居道。豐城任知縣是我年伯。林家又是宦家。不消你指引。這船原不能過塘。你老人家也受不起勞碌。我主意已定。不必狐疑。那老蒼頭也就應允了。到關後。如居叫馬年稱出四兩銀子賞了蒼頭。合那兩個船家。自與馬年二人。搭上江西船。竟望豐城縣來。一路上說不盡許多名勝。如居却似延陵仲子。耳無聞目無見也。一直到了豐城。慌慌的問至縣前。投進帖兒。不見聲息。心裏焦急。東房忙令人打掃賓館。如居不肯去坐。站在堂上立等。那知急症驚風。偏碰着慢性的郎中。足足有半個時辰。還沒回頭出來。如居焦急異常。因是年伯。不便發作。只得耐心。又等了小半個時辰。如居急得要死。連催東房。回了五七遍進去。總沒一毫動靜。如居急得面無人色。舉身便走。東房那裏肯放。跪地苦留。如居正待跑脫。

聽一片聲叫請。如居急走到宅門口。戚公氣喘吁吁。走上来一手扯住如居手腕道。失迎得罪極了。如居正待回言。戚公疾忙放手。變了面色。口裏像說甚麼。腳裏打着滑連。七跌八撞飛跑進去了。如居聽得裏面一片哭聲。在三堂上進退兩難。虧得一個門子。領至西邊書房中坐下。暗想必是死了甚人。懊悔不先到林家。悶悶的直等到日落西山。戚公纔得出來。行禮後深致不安。道老夫無子。止生兩女。大小女玉珠尤屬愚夫婦鍾愛。不幸染患沉疴。方纔竟是死去。老夫方寸已亂。以致得罪。賢姪切勿介懷。如居道。原來世妹有恙。請問老年伯。世妹所患何症。大約總有可治之法。戚公因把門子打發出去。含淚低聲而言曰。賢姪係通家世好。不妨直告。小女性耽筆墨。于五月初染患閼痘。云是死症。幸獲江南書生全士英治好。因述知撕衣之事。如居道。此事小弟略知一二。戚公道。這全生人品

才學。超越等倫。小女既感其恩。又重才品。將他作的一首長歌。朝夕吟哦。忽忽如有所失。拙荆疑有邪念。令二小女探之。他却怫然不悅道。憐才感德。未免有情。贈芍採蘭。實爲無恥。所恨者女子守身如玉。今忽爲人捉持。撕衣露體。將來何以事人。若引以爲嫌。至于捐軀明志。則事在倉卒。道出權宜。在彼實有援救之心。並無邪污之念。若付之適然。則於心究多慚懾。惟有終身誓不適人。以奉父母之餘年。守白茅之徽節而已。愚夫婦深知此意。勸他不轉。終日憂慮。再四商量。惟有與全生締婚一著。小女以全生已有妻室。懼辱門楣。甘心不字。老夫把古來二女並降。一娶九女之事。委曲開導。小女還怕全生方正。性情固執。藉口官族女兒。無屈在妾媵之禮。不肯俯允。這一日老夫待備酒筵。以謝醫爲名。乘他暢飲縱談之際。老夫趁便。正待說出附婚的意思。恰好外面送進京報幾本。

及京中寄來的信。老夫拆信看時。全生亦取過京報繕閱。話隨機點變。大

家論起朝中近事。全生問老夫信中。可知都下有甚新聞。這時候不知何故

。都中快傳消息。說馬博士某。因病開缺。④老夫隨口告知全生。他竟臉色

大變。瞪着眼睛。說那馬博士可是馬如居的嗎。老夫道正是。如居因係年姪。所以順便寫在信上的。他聽見確是賢姪。越發呆著。老夫不知所以。

再欲有言。他就直立起來。話也不等說完。飛跑而去。老夫連着飛跑追趕

。直至半夜遇他不上。隨後打發人入都。遍訪無蹤。老姪回書。又云與全生並未識面。小女終日閑閑。儼儼成病。直到七月中方知全生即係朱明。

立即差人進京。奉託賢姪執柯。不料行自半路患病。攬攔店中。寄信回來。轉要人去調治。他又得了朱明擬斬及逃亡遼東之信。小女病中著此一驚。症愈加重。百般醫治如石投水。昨日昏暈幾次。老姪進來時節。竟喊不

醒來。拙荆與小女性命相連。小女若死。拙荆亦不能生。叫老夫如何是好。
說罷。淚如雨下。如居慨然道。老伯不必憂慮。世妹之病。大約可以勿
藥而愈。戚公駭然道。這又奇了。小女之病已入膏肓。林家二小姐精于醫
理。前日來診視。已不肯開方。賢姪怎說得如此容易。如居道。世妹乃守
禮淑媛。其病非別有邪思。不過因感恩積慕。終身大事。耿耿於心。老年
伯雖有縚婚之命。尙未逢知朱兄。則事之成否。正如水中撈月。難免憂疑
。此病之原故也。後來知朱兄逃亡遼東。又是加病之原。風霜雨雪。險阻
問關。身受者不覺。歷揣者不堪。未免刻刻驚心。時時吊胆。且蹇修何人
。賜環何日。宛轉情思。幾于粉碎。能不積憂成病。積病成劇。遂至劇而
欲死乎。朱兄與姪至交。小姪願執斧柯。包管此姻立就。以此告知世妹。
病根即可剗去一半。至朱明爲人。雖似一介書生。而力能扛鼎。氣可食牛。